

# 马斯洛动机论和行为科学<sup>1)</sup>\*

林 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马斯洛的动机论,作为对人类行为动机的研究,作为“行为科学”的一种理论,在西方近年来有很大影响,他的学说有不少值得注意之点。但由于他的体系固有的缺陷,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由“行为科学”说起

“行为科学”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广泛流行的一个概念。它以心理学研究为主干,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语言学等。所谓行为科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概括地说,是指一种探讨人类行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

人的行为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多学科攻关。这可以说也正是心理学本身的一个特点。近代科学心理学强调自然基础研究,但一开始就不免步入社会科学领域。冯特从生理心理学的元素分析起步,最终追溯到早期人类风俗的形成,涉及人类学和伦理学。麦独孤则反过来,他研究社会心理学又不能不探求人类生物性本能的基础,而强调人类生物性本能的弗洛伊德却又仰赖种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化来解释人的道德行为。本能论失势以后,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开始提出文化造型说,于是,出现了博厄斯关于《原始人心理》的论著和米德对萨莫阿人的测验。

但所有这些研究与其说解开了人类行为之谜,不如说是增添了新的迷雾。不仅什么是人类本能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且文化造型和人类共性的关系也众说不一。另一方面,时不我待,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传统价值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解体,人类行为问题也变得更为突出了。如果说,“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sup>[1]</sup>,资本主义早期曾带给人以启蒙思想,那么,今天的现实又意味着什么呢?马斯洛的回答是: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危险的无价值状态,是人类忙于肤浅的追求而精神生活愈益空虚的时代,是一个犯罪问题层出不穷而精神病人越来越多的世界<sup>[2]</sup>。

马斯洛的动机论就是在这样的对时代的理解下提出的,它可以说是一种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人类行为问题的新尝试。马斯洛自己在他那本后来成为人本心理学理论基石的《动机与个性》(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著作中曾说明他的理论的多学科性质<sup>[3]</sup>。他的蓝图在1935—1936年已开始形成。他那时曾认为,整体论、动机论和对文化的强调这三者有本质的联系,可以构成一个全面的体系,而他所研究的比较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

1) 本文于1983年1月12日收到

\* 本文主要讨论马斯洛动机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与西方行为科学的关系,不涉及行为科学的其它问题。

物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知识都能提供有价值的论据。他提到完形论对他的启发和戈尔德斯坦《机体论》(Organism)一书的重要意义,认为机体论是整体论和动力论之间的桥梁。他还研究了人类学,对北部黑足印地安人进行了现场旅行调查。从阿德勒和新心理分析学派的学说中,他认识到弗洛伊德理论的缺陷和许多其他重要问题。

## 从本能到潜能

以马斯洛的动机论和其他一些涉及人类行为问题的理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马斯洛理论所具有的一些鲜明特点。这就可以就两个主要理论问题做一些说明。一是本性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一是环境、动机、行为三者的关系问题。

本性与环境的关系是任何涉及人类行为的讨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外三种:(一)本性决定论;(二)环境决定论;(三)本性与环境相互作用论。而第三种理论又有对主导作用的理解不同,一类以本性为主,一类以环境为主。马斯洛动机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属于第三种第一类。

我们知道,马斯洛的动机论是以阿德勒和戈尔德斯坦的潜能说为基础。潜能(Potential)在马斯洛关于本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中是一个关键的概念。

马斯洛有一句说明潜能与动机关系的话:“能力要求被运用,只有发挥出来,才会停止吵嚷”<sup>[6]</sup>,这是说,能力决定动机,能力产生需要。马斯洛这里使用的能力概念是指潜能,与麦独孤和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不同。本能是指先天定型而无须后天学习的一种生物遗传性能力,所以,麦独孤和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就本性与环境的关系说,都属于本性决定论。但是,强调人的生物性本能,等于强调本性的不可更改,那么,人所特有的道德行为又如何解释呢?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为了作出解释,麦独孤不得不扩大人的本能的范围,直到提出的本能多达 18 种,包括经由学习所获得的特性和能力,使本能不再是生物学上的名词而成为一个十分宽泛和可有可无的概念。弗洛伊德严守生物学的规定,但他以性本能的观念作为人类行为根本动力的解释也并不成功。

这就引导到阿德勒潜能概念的提出。为了解释这一理论上的难题,阿德勒后来并提出人的社会兴趣说或社会情感说<sup>[6]</sup>。

戈尔德斯坦在他的主要论著《机体论》中进一步讨论了有机体的潜能问题<sup>[6]</sup>。戈尔德斯坦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内在的潜能要在生长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并把这些潜能的充分发挥称为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戈尔德斯坦强调,有机体的任务就在于不断进行内部机能调整,协调与环境的关系,以利于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主要是从比较心理学和人类学、社会学角度印证了阿德勒和戈尔德斯坦的潜能说。他承认,生物进化过程中某些原来比较强烈的低级本能渐趋削弱而为学习和适应能力所取代,但他强调,沿生物系谱上升也可以发现另有一些类似本能的高级冲动或潜能逐渐显露。这一类潜在人类或似人动物中相当明显。根据他自己和其他学者的比较心理学研究,他举出,在黑猩猩中就有明显的友爱、合作、甚至利他行为的证据。在人类中则还有较强烈的求知、理解和审美等动机,创造动机则仅为人类所独有。因此,马斯洛说:“价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论的,等等)是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方面,并和‘低

等'动物生活处于同一连续的系统(而不是处于分裂的、二歧式的、或相互排斥的领域)。因此,价值生活可能是遍及全人种的,超越文化的,尽管它的存在必须依靠文化的作用才能成为现实"<sup>(7)</sup>。

这便涉及本性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何者为主的问题,上文提及,本能论失势后,出现了人的行为的文化造型说。这是一种环境决定论。马斯洛的看法与此不同,为探讨这一问题,马斯洛曾对黑足印地安人进行现场调查,他认为,在文化和人性的关系中,尽管文化对人有很大影响,但人类的本性或基本动机是相似的。如具有自豪感,希望受到尊重,以及回避焦虑等,即使在未开化的人种中也同样存在。不同的只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如生活习俗、体格特征等等<sup>(8)</sup>。因此,马斯洛虽然承认环境的作用,却又提出“不能同时打两张牌”的问题,强调本性的主导作用<sup>(9)</sup>。

概括地说,马斯洛以潜能说为依据的动机论的要点在于:(一)以潜能概念解释人类的高级心理动机要比先天定型的本能说合理;(二)潜能是比较微弱的先天倾向,有赖于后天学习才能获得充分发展,这给环境的作用留有余地;(三)潜能或本性的主导作用意味着人在对付环境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传统心理学中强调心理对环境的适应机能,马斯洛则在健康概念与适应概念之间做出区分,强调健康人为了自身人格的完整和内在本性的发展应该抵御而不是顺应环境中的邪恶势力<sup>(10)</sup>。

## 动机, 环境, 行为

主动性问题实际上是动机与行为的关系问题。主张环境决定论的行为主义学派有一个说法,认为人的动机在刺激与反应或环境与行为的关系中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研究人的行为只要直接研究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的关系就够了,所谓动机,充其量只是两者关系的一个副产品。马斯洛的动机论和这种看法根本对立。马斯洛认为人的动机是人的本性或潜能所决定,而本性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又是主导的因素,因此,他认为动机绝不是什么多余的概念,不是什么刺激反应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上文提及,马斯洛的动机论是以潜能说为基础;潜能是一种动力,这是马斯洛的行为动力论。但马斯洛的动机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即整体论或系统论。他的动机层级说就是他的动机整体论或系统论。所谓动机层级说,概括地说,是指人的动机是一个以自我实现或潜能发挥为最高目标而由多种动机构成的潜在层级系统,人生的一系列行为在马斯洛看来就是人的潜在动机系统由低而高的逐级展现。而环境只在其间起一种条件制约作用。换句话说,在动机、环境和行为三者的关系中,他认为关键的一环是动机,掌握了动机的发展规律,人类行为问题便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相应的解决,而环境条件只起一种中介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下式表示他关于三者关系的看法。

M(动机)→E(环境)→B(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M是指作为整体的潜在动机系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动机。涉及特定的各层级动机,则还有一种连续性的关系。我们知道,马斯洛是把动机分为七级,由低而高的顺序是:生理、安全或经济保障,友爱或社会,尊重或名望,求知或理解,审美,最高是创造或自我实现。一般地说,低级需要得到基本满足,高一级的动机才会出现,最

高动机的出现依赖于各层级需要的基本满足,就好象攀登一座金字塔,只有依次登上各层级,才有可能登到塔顶。这种层级关系可以用下式表明:

$$M_1 \rightarrow E_1 \rightarrow B_1 \rightarrow M_2 \rightarrow E_2 \rightarrow B_2 \cdots \cdots M_7 \rightarrow E_7 \rightarrow B_7$$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马斯洛这一理论的涵义是:行为的发展取决于动机的发展;高级动机和行为的出现取决于低级动机或需要的基本满足;如果我们希望一个人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才能( $B_7$ ),就要创造条件使他的一系列先行动机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这便成为西方组织管理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

西方传统的管理受十八、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曾强调人对经济目的的追求,这是所谓的“经济人”观点。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提出后,现在则强调人除经济目的外,还有多种高级动机和需要。过去企业经济工作中把了解人、关心人作为一种非必要的奢侈,现在则作为一种管理的需要,作为发挥人的潜能所必需。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西德都已有许多企业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sup>[13]</sup>。

## 批判的批判

马斯洛的理论是对西方近代传统心理学的一种批判。他的理论的影响已如上述。但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在肯定马斯洛贡献的同时,也曾对他的理论提出批判或反批判。那么,作为批判者的马斯洛是否也需要接受批判呢?什么是马斯洛自身的局限性呢?

先让我们对西方现有意见做一些分析。西方较集中的批评意见认为,马斯洛的理论是哲学,不是心理学,他的研究方法不科学<sup>[12][13]</sup>。例如说,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究竟某一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则很难确定。这种意见实际是强调要用控制变量的实验室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甚至根本排除动机而径直研究人的行为反应。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心理学早期,为摆脱思辨哲学的束缚,曾强调实验室方法,这在当时对于心理学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以实验室方法研究人的高级心理现象有许多实际困难,以动物研究代替对人的研究又不足以充分说明人本身所特有的问题,这已是目前心理学家所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方法的需要而放弃对人的特点本身的研究或以动物性取代人性呢?马斯洛曾为自己的方法辩护并警告科学心理学不要把婴儿随污水一起泼掉,这并非没有理由<sup>[14]</sup>。另一方面,哲学也有科学的哲学和反科学的哲学之分,而从根本上说,科学本身的发展也不能没有哲学的指导,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问题在于你所依据的哲学原理是否正确。可见,马斯洛的问题既不在于他是否采用了实验室方法,也不在于他的理论是“心理学”还是“哲学”,而在于他所依据的哲学或他的方法论是否正确。

另一种意见认为马斯洛的理论只适用于少数人,因而称他的理论为精英论(elite theory)<sup>[15]</sup>。这有一定的道理。马斯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他选为被试的三千大学生中他认为自我实现者只有一人<sup>[16]</sup>。以致他不得不又选择历史与当代名人的传记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马斯洛对此曾解释说,只要涉及人类价值问题,就不能根据对一般人的调查统计和平均数字提出理论;长远地看,只有健康人或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爱好和判断才是对人种有益的<sup>[17]</sup>。真是如此吗?但科学也有一个对人类进步的理解问题或为什么人的问

题。忽视现实情况中现实的人,而从一种由主观想象出来的模式和在当前为不足取的少数而在将来是否有价值更成问题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就未免有迷失方向之嫌。那个动机层级金字塔就是由这样的出发点而来,其问题又何止“精英论”而已。

## 方 法 论 问 题

可见,不论就马斯洛的方法而论,或就他的理论模式说,西方现有的评论都未能深入问题的本质。为说明问题的本质,让我们先回到方法论问题上来。上文提及,近代心理学对人类行为问题的研究已发展到多学科研究,马斯洛动机论也是一种多学科研究的尝试。但人的行为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能分割的。当代西方所谓的行为科学名为多学科研究,实际上恰恰是脱离了一门最主要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斯洛的动机论也不例外,这才是他的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所在。

正是由于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我们看到,尽管马斯洛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列出了人类多种美好动机,但他对于这些动机的产生和发展在理论上却设想的过于简单。马斯洛承认人的动机的出现受环境条件的制约,但他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满足人的需要的外界条件,而不是指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马斯洛强调动机对行为的作用,但忽视了意识对动机的作用;而我们知道,人的意识首先不能不受社会制度以及他个人所处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的影响,这就必然会形成多种不同的人生观,进而对个人的潜在动机系统发生作用。从今天西方社会的情况看,由于私有制和资本竞争的普遍影响,统治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个人主义人生观。这已深深潜入人的动机系统。马斯洛强调高级需要,追求理想的人格,但社会制度的问题不解决,这只能是一种空想。在美国,尽管大多数人已能满足低级需要(马斯洛的估计是,85%的人能满足生理需要,70%的人能满足安全保障的需要),但高尚的追求并不多见。相反地,物质享受的本身却成为一个无底洞(马斯洛认为低级需要一旦满足以后就不再成为刺激因素这一看法本身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对于享乐主义者来说,低级趣味的追求本身也可以是无止境的),直到使人的精神萎靡堕落。就资产者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充分条件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的了,但他们许多人的“灵魂”由于对资本和权力的贪婪追逐会变得更为丑恶。如果看一看马斯洛理论的社会应用,问题可能暴露得更明显。今天,正当西方某些企业家利用马斯洛理论发挥人的潜力收到增加利润实效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周期性的出现危机,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已达历史高峰。这一鲜明对比则不能不看成是对马斯洛空想的一种深刻讽刺。

## 自 我 与 献 身

马斯洛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人的动机的发展,因而他的动机金字塔的最高峰只能是自我的实现。马斯洛的自我包括人的高级动机,虽然和弗洛伊德的生物性本能或“本我”不同,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人类最崇高的行为——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由于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孤立地研究人类动机而不适当地夸大人性的作用,马斯洛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时显得多么勉强。他的解答散见于他的著述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

下三种：

一、挫折耐力说。这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在一生中（特别是在早年）基本需要经常得到满足的人能形成健康的性格，能抵御迫害和灾难，直至成为殉道者。相反的意见认为，正是习惯于得不到基本的满足才能顶住挫折的压力。例如，有挨饿经历的人才更能忍受饥饿的折磨。马斯洛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两者的关系则尚待进一步探讨<sup>[18]</sup>。

二、主观感受说。这是说，高级动机的满足能给人以内在的幸福感和丰富感，使人能更有准备地忍受低级需要的剥夺<sup>[19]</sup>。

三、机能自主论。机能自主是 G. W. 奥尔波特的概念，指一种由习惯形成的动机系统，这种动机系统的心理紧张和它由之发展形成的动机紧张已非同一种紧张。例如，一个儿童坚持练习弹钢琴，起初的动机很可能是怕受父母训斥。但几年以后，演奏自身可能成为一种享受<sup>[20]</sup>。马斯洛借用这一概念试图说明，高级动机只能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发展，当已经牢固确立时可能变得相对地不依赖于低级的需要。马斯洛并试图用这一原理解答精神学的两难命题——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和恶魔<sup>[21]</sup>。

三种解答尽管说法不同，但都没有超出自我追求（主观感受说）和以低级需要解释高级动机（挫折耐力说和机能自主论）的范围，这使我们想到马克思早年关于心理学的一段深刻评论，马克思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种心理学由这一正确的推测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sup>[22]</sup>。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历史展现出的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马斯洛自己曾从批判这种“琐碎的”心理学开始，但最终仍未能从同一片泥淖中脱身。

马斯洛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一种存在心理学》（*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一书的序言中又一次谈到献身精神，可以看出他多么想跳出这片泥淖。他说：

“我应该说，我认为，人本主义的第三种力量心理学是一种过渡的心理学，是对于‘更高的’第四种心理学的准备阶段，后者是超个人的（*transpersonal*），超人的（*transhuman*），以宇宙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中心，越出人性（*humanness*）、同一性（*identity*）、自我实现等等的范围……。我们需要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作为我们敬畏和献身的对象。”<sup>[23]</sup>

然而，由“自我”一跃而进入“超人的”宇宙，这种类似宗教的“天上”的思想难道真的有助于跳出“自我”的狭小天地吗？

马克思曾批判过这一类“天上的”理论家，强调理论要回到地面上来<sup>[24]</sup>。马克思既反对“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又反对脱离人的实际利益的空想。这里所说的人的利益不能理解为“细小的”、“利己的利益”，而应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利益，理想社会的利益。可见，要真正跳出“自我”的小天地，我们所需要的心理学就既不能以“自我实现”为中心，也不能以“超人的宇宙”为中心，而应以社会化的人类为中心。这样的心理学既似乎是超个人的，又实际并不是超个人的。它的目标是促进社会每一成员全面发展他们各方面的才能<sup>[25]</sup>因而是代表着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的。但作为一种人类共同奋斗以求的理想，这种心理学的价值观确然是远远超出“自我实现”范围的，是以追求“共同理想的实现”为

最高动机的。

## 总 结

马斯洛动机论和西方的行为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复杂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由竞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其发展趋向必然造成对人类文明的严重威胁。尽管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如西方某些理论家所说有能力矫正自己从而满足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需要,但人的异化趋势和社会的病态发展却无法遏制,这已成为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刻化的表现,正在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阶层人士的深深忧虑和强烈不满。马斯洛动机论和西方行为科学既是对这一危机的一种“抗议”,又是试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挽救人类文明的一种空想。

但是,这并不影响马斯洛在心理学领域内所做出的某些积极的贡献。我国古代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传统思想,马斯洛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古代思想的现代心理学论证。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人是社会动物,具有社会本质;但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劳动异化和私有制的影响,才产生了私有意识。废除了私有制,经过人自身的革命实践,人类的社会化才有可能实现,人的潜能才有可能充分发展<sup>[26][27]</sup>。因此,马斯洛的理论,从长远看,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不能不流于空想。但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今天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代,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下,在关心人的多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潜能等方面,马斯洛对动机的强调并不是没有某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此外,马斯洛的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也是起了一种不宜低估的推动作用的。

然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有一些高于西方社会的根本特点。我们的管理心理学需要充分注意到我们自己的特点。西方管理学过去曾强调“经济人”模式,现在又提出“健康人”模式。我们培养人的目标应该是既高于“经济人”又高于“健康人”的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新人为中心建设我们的新心理学。只要我们的管理既注意满足人所应得的经济需要,又关心人的多种高级动机或需要,并在我们的干部带头下引导人们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定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劳动不仅指经济劳动,也指文化劳动。资本主义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创造出一定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
- (2) Maslow, A. H., (Ed), *New knowledge in human values*, New York, Harper, 1959.
- (3)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Harper, 1954.
- (4) 同(2) p.121.
- (5) Adler, A.,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New York:Greenberg, 1928, chap. 2. *Social aspects of the psychic life*.
- (6) Goldstein, K., *Organism*. New York:American Book, 1939.
- (7) Chiang H. M., & Maslow A. H., (Ed.),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2nd ed., New York. V Van Nostrand, 1977. p. 39.

- (8) 同(3), p. 144—145.
- (9) 同(2), Psychological data and value theory.
- (10) 同(8)
- (11) Donnelly, Gibson, & Ivancevich,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Plano, Texas: Business Publications, 1981. "Motivation and Management".
- (12) Ewen, R. B.,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80. p. 368.
- (13) Wertheimer, M.,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e but tough-minded psychologi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739—745, 1978.
- (14) Maslow, A. H.,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1966. 并参看墨菲著:《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北京,商务,1980, P. 647.
- (15) Aron, A.,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7:9—24, 1977. 并参看, Buss, A. R., A dialec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79, p. 108
- (16) Maslow, A. H., "Self—actualizing people," In W. Wolff(ed.), Symposium No. 1.1950. Value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New York: Grune, 1950. 并参看, Lugo J. O., & Hershey, G. L., Living Psychology.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1. p. 7.
- (17) 同(9)
- (18) 同(3), p. 97,99,100.
- (19) 同(3), p. 148.
- (20)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ersonality. Mass: Addison—Wesley, 1950.
- (21) 同(3), p. 154.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 (23) Maslow, A. H.,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8.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3页。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